



# 君生我未生

——愿曾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

灵犀无翼◎著

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。

他们是魏晋的风流，南朝的烟雨，北朝的碧血；

当然，他们更是唐宋的曲陌与春风，明清的深衢与秋月。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

在最好的年华里，我只愿曾遇见过你。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

# 君生我未生

——愿曾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

灵犀无翼◎著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君生我未生：愿曾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/灵犀无翼著. —北京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6. 3

ISBN 978-7-5639-4609-9

I. ①君… II. ①灵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欣赏—中国  
IV. ①I207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3252 号

---

## 君生我未生——愿曾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

著 者：灵犀无翼

责任编辑：李 杰

封面设计：翼之扬设计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：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9

字 数：198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4609-9

定 价：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## 序

彼汾一曲，言采其芣。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。美如玉，殊异乎公族。

——《诗经·魏风》

不知道，黄昏在低湿的凹地上又逡巡了几次。

而后，依然不可逆挽地堕入一泽水域。

总以为，这一刻像极了人生。

这人生，是温温恭人的卫武公在猗猗竹深处，静坐的诗；这人生，是被远逐的宋玉在萧疏晚景里，悲啸的秋；这人生，是独舐伤痂的曹子建在澹澹江水外，痴望的愁；这人生，是回眸顾曲的周郎在漫浩黄尘下，未捷的憾。

凭栏处，目送黄昏雨收；酌酒时，醉倾薄暮云断。

我也遇见魏晋的风流，南朝的烟雨，北朝的碧血。

挟弹而出洛阳道，有人联手共萦，为那绿鬓方好的潘安抛掷欢悦的爱意；侨居而成江南客，坊间无不争睹，为那玉容憔悴的



卫玠描摹惊艳的传奇；高卧而欲东山晚，谁曾去者有意，为那从容颐指的谢安写下时代的注脚；闻音而知绕梁时，多少三五之月，为那苦志求学的沈约照彻最后的画梁；打马而过风前路，依然思情难遣，为那轻衫侧帽的独孤郎倾落一城的恋慕；锐骑而往邛山途，至今犹有舞者，为那脱卸甲胄的兰陵王抛洒往日的风情。

想几回，人生老于缁尘；念几次，往怀愁在醉乡。

幽窗外，几孤风月，念去去。我尚多情，因那唐宋，还唱着曲陌春风；因那明清，还吟着深衢秋月。

那是王维吧——妙年洁白的少年，已是风姿都美，踌躇满志，微微笑中，眉间已映了逸爽意。

那是李白吧——赋凌相如的豪侠，已是欲渡黄河，坚冰塞川，醺醺然里，心上已画了盛唐貌。

那是苏东坡吧——白首忘机的智者，已是吟啸徐行，竹杖芒鞋，剪剪风中，眼前已淡了飞鸿影。

那是关汉卿吧——面敷粉墨的醉客，已是笑倒琼筵，恣意吹弹，痴痴念里，唇边已闲了相思情。

哦，我当然不会忘记，我在黄昏的渡口遇见的，最让我心跳怦然的男子。“生而神姿秀朗，白皙，美须髯，慧心天悟。始能言，自称大明奇士，好学博古，诸书无所不窥。”

我不是隐者，但仍想抚触，你囊中的云，你指间的音。真的，矚仙，我以为，人和人的相遇，从来便不会为时空所阻。

君知否？人生即便往来如梭，然缘分二字，只要淬了真心，便足以令时光羞怯，岁月赧颜。

万籁皆寂，是时候让自己迷溺在旧人旧事中，为那些男子们

写点东西了。

唐伯虎，纳兰容若，仓央嘉措，李叔同，沈从文。

你，你，你们，都还好吗？

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。这个人啊，美仪容，德如玉。

于是，我怕来不及，便向夕阳影里，倚马挥毫。可我不觉间又写得太多了呵，纵情犹未已，回马却黄昏。

我是那么用心，所以，每一次作别了他们的黄昏，便不免怅然若失。但我想，只要在那锦瑟年华里，我曾路过他们的曾经，这就已值得我用文字去思念，用心灵去感激。

宋有小女子“闲中效而不成”，遂写诗曰“二十遴骁勇，从军事北荒。流星飞玉弹，宝剑落秋霜”，而这也是我，追慕美男才子的一点绮念私心。

我只愿相遇，不欲点评。

或者说，相遇了，再离开。其实啊其实，谁都没有资格对别人盖棺论定，诸君所见，不过是抒情表意，自浇块垒而已。

星霜屡变，灯花占断。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让我在最好的年华里，做一回痴客，为已作远客的人，写尽心底的爱恋吧。

尘暖处，映花细马轻衫，却还是，容易两鬓萧萧。

不由叹，说到底——谁的今天不是过客，谁的将来又不是天地？

#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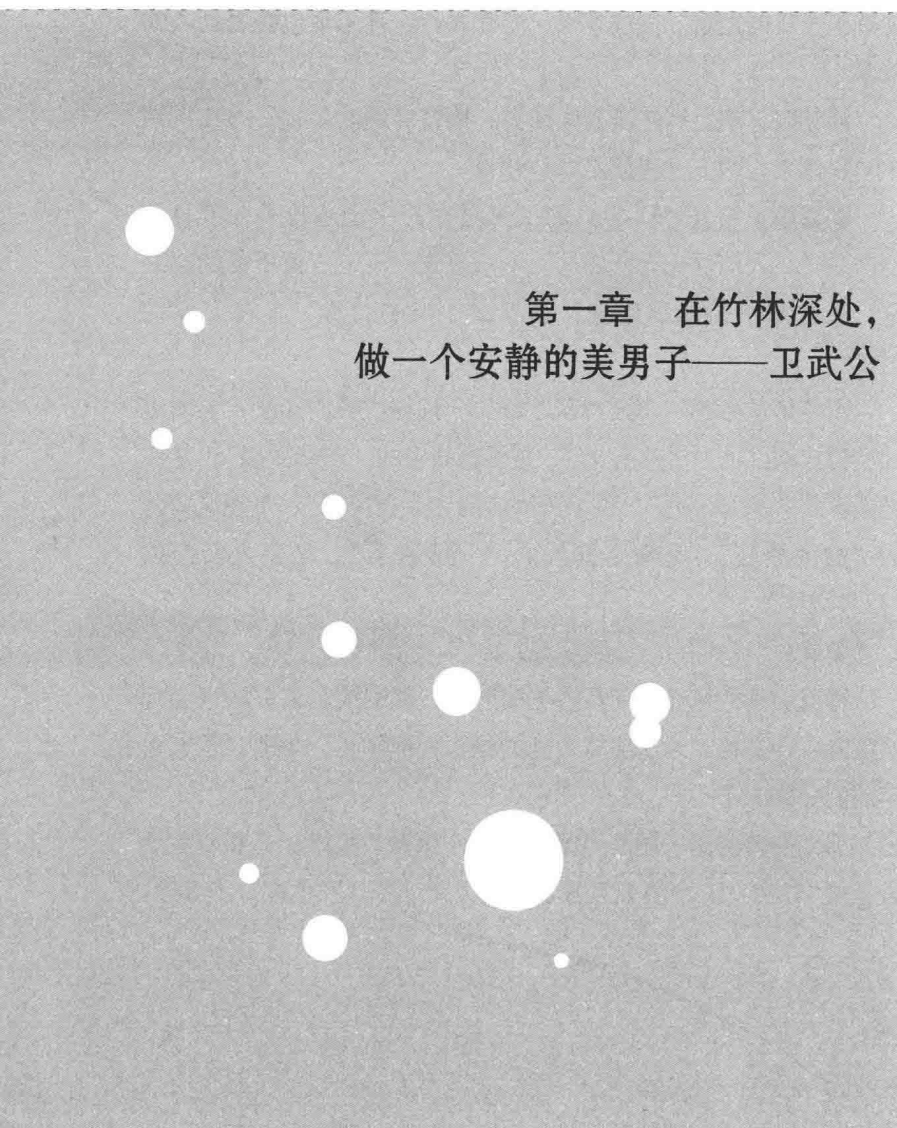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在竹林深处，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——卫武公 / 1
- 第二章 摇落的秋光，题染了谁的蓬鬓——宋玉 / 15
- 第三章 你错过了权位，却从不曾错过多情易感的我们——曹植 / 29
- 第四章 只缘感君一回顾，使我思君朝与暮——周瑜 / 43
- 第五章 与谁游，那年桃花插满头——潘安 / 55
- 第六章 多看你一眼，多留你一天——卫玠 / 69
- 第七章 依旧堂前燕，岁岁还年年——谢安 / 83
- 第八章 不盈一握的，也许只是你的人生——沈约 / 97
- 第九章 侧帽风流，在绝代双雄的身后——独孤信 / 111
- 第十章 你从不曾辜负，那个辜负你的王朝——兰陵王 / 125
- 第十一章 浮世迷离，怎及你眉间禅意——王维 / 139
- 第十二章 背朝盛唐，放逐自己去流浪——李白 / 153
- 第十三章 人间有味是清欢，一蓑烟雨任平生——苏轼 / 167



## 君生我未生——愿曾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

- 第十四章 面敷粉墨，救了谁的风尘——关汉卿 / 183
- 第十五章 筑梦的光阴不老，你的琴音便不会老——朱权 / 195
- 第十六章 曾有一本命册，住过这样一位萍客——唐寅 / 209
- 第十七章 那惆怅的天涯，有没有人陪你抵达——纳兰容若 / 223
- 第十八章 红尘客栈里，你用才情颠倒众生——仓央嘉措 / 237
- 第十九章 修一回今生来世，共一轮圆月天心——李叔同 / 251
- 第二十章 在最好的年华，看最好的云——沈从文 / 265





第一章 在竹林深处，  
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——卫武公



何地无修竹，唯斯君子名。

绿猗传盛德，仰止有余情。

——（清）赵之屏《淇园竹翠》

不是因着风的吹拂，才有了竹的婆娑；不是因着竹的婆娑，才有了千年的追思。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一丝眷恋不包含着动人的故事。

清朝时，赵之屏在淇县做知县，捐资修建武公祠，并在淇园中咏物怀人，写下《淇园八景》组诗。

明嘉靖十年（1531年）的《淇县志》中记述竹子为淇县的特产之一，入清后也大抵如是。不妨想象一下，三百年前的赵之屏，在花木争妍的淇园里，与飒飒作响的竹林，有过怎样的对话。

由苍郁连陌的“淇园竹翠”而始，杖倚成吟的知县目之所见的是碧流映红的“斐亭莲芳”，是飘飘蔽空的“群峰敛碧”，是红肥遇春的“列柿流丹”，是瀑泻如流的“半岩风雨”，是晚岚蒸蔚的“曲径烟霞”，是珠走潺湲的“一壶映月”，是直入云峦的“双剑横秋”。

美哉！

钟灵毓秀的风光，前贤古圣的芳规，都汇成赵之屏随兴会句的雅意。他恋慕，为这猗猗入画的绿竹；他仰止，为那二千五百年前的安静男子……

那个安静的男子便是卫国第十一任国君，姬姓，名和，生于公元前852年，卒于春秋初期。享年九十五岁，在位共五十五年。

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

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瑟兮侗兮，赫兮咺兮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！

瞻彼淇奥，绿竹青青。

有匪君子，充耳琇莹，会弁如星。

瑟兮侗兮，赫兮咺兮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！

瞻彼淇奥，绿竹如簧。

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璧。

宽兮绰兮，猗重较兮，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！

——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

这是公元前758年，卫武公去世后，卫人感戴其高风大德所赋的称颂之作。《毛诗序》说：“《淇奥》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听其规谏，以礼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是诗也。”

那段镌刻在记忆里的美好时光，风是轻悄的，轻悄而温柔。

国人眺见的，是一湾滢滢的淇水以及淇水旁绵亘不绝的葱茏绿竹。徐徐风起，风动竹梢，竹染风色，皎然可入画。

竹林深处的美男子有着过人的文采和旷达的心胸，如细切细磋的象牙，如精雕精磨的宝玉，让人观之忘俗。他本就端庄儒雅，光可鉴人的耳珥与璀璨悦目的皮弁更将他衬得烨然若神人。最独特的还在于，这个青铜般精坚、玉器般庄严喜静的男子，有时也会有风趣的语言、幽默的谈吐，让人觉得与他交谈一番，便也算是未辜负一生的凡缘。



宝玉的美，是“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”，明艳夺人；萧峰的美，是“浓眉大眼，高鼻阔口，一张四方的国字脸，颇有风霜之色”，顾盼生威；而卫武公的美，是俊洒的面容，出尘的风仪，坚毅的个性，完美的德行，悦人的谈吐。

如果说，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那么卫人独爱的便是他那一种风华。

孔子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后人读《诗经》，不能错过其中的《邶风》《鄘风》和《卫风》。三十九首诗歌，三十九段过往，无不记录着卫国的往事，倾吐着卫人的心声。

卫人是真诚的，他们会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”，不是为了回报，而是为了以行动道出“永以为好”的誓言；卫人也是果决的，当他们发觉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”时，也舍得割舍“言笑晏晏”的曾经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卫人更是多情的，否则我们不会看见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庄姜，在《硕人》中熠熠生辉；也不会看见霁色漪漪，竹风盈盈，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君子，在《淇奥》里静坐成诗。

中国的园林，历来享有盛誉。淇河温湿的气候滋育了遍地的修竹，卫武公在已有的自然条件下，又在淇县西北修筑了淇园，栽种了更多的绿意。

据《中国造园史》称，华夏第一园应为淇园，比春秋时晋灵公的桃园，战国时宋国的漆园，都来得早，来得诗意。

毕竟，荒淫无道的晋灵公是在桃园里被赵穿袭杀的，那里沾染了血迹；而落魄的庄子则在漆园里，以一小吏的身份参悟着人

生的深奥,那里寓居着落寞。

淇园则不同。

它浓缩了卫国的承平治世,婀娜了卫人的旷世风情,也衬托了卫君深入人心的静美风华。

歌功颂德的文章数之不尽,它们大多将君主捧作天上的神灵,谀辞里泛滥着媚好的音符。但我们的卫武公不是这样的,他很静,就像风里的竹,伫立在日月如惊丸的俗尘里,立在浮事飞尘的人境间,始终袅娜出一抹幽淡的绿意,沁人心脾。

很久之后,明人陈继儒说:“定云止水,有鸢飞鱼跃的景象;风狂雨骤处,有波恬浪静风光。”他是在说他向往的境界。而我看来,这样超然旷世的境界,恰合了竹林深处的那位美男子。

不得不庆幸,随着《淇奥》的传扬,卫武公的美名没有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嚣中,但我们没有必要刻意略去这一段历史——这位竹下的美男子,从一开始,是以并不光彩的手段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
公元前812年,卫武公继位。

卫武公是卫釐侯之子,应该做国君的,是他的哥哥太子余,后称卫共伯。与太多历史的潜规则和宫斗宅斗剧的桥段一样,非嫡长子的姬和虽然得到父亲的宠爱,却没有继承爵位的资格。

卫武公也做了很多次子们会做的事,比如夺权。

夺权成功了,卫共伯失去了在墓前尽孝的机会,便躲进了墓道,绝望之下去了另一个世界寻找父亲。

国不可无君,卫国人很快拥立姬和继位,这才有了绿竹丛中的那个美男子的故事。

诚然,姬和篡位,无论如何都是他抹不去的污点,但我们却也看见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太史公在《史记》中说“武公即



位，修康叔之政，百姓和集”，而考证《史记》中的人名、史实的唐人司马贞，也在《史记索隐》中评价道：“暨武能修，从文始约。”

因着接续不断的刀笔史牒，没有什么真相会被永远埋藏，没有什么恶行会被永远遮掩，可我们更深知，“富润屋，德润身”，那个冲动鲁莽的次子经过不断的历练，已在后来修德润身的道路上走得端端稳稳，行得堂堂正正。

要说清姬和的政绩，首先得回溯卫国建祚的旧事与先祖康叔的政令。

卫国康叔名封，是周武王同母弟。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，从来没真心顺服于周王室，很快联合武王之弟蔡叔、管叔、霍叔兴兵作乱，将矛头指向辅政的周公姬旦。

这在史上被称为“三监之乱”的事件最终的结果是：武庚和管叔被诛杀，蔡叔和霍叔，一个被流放，一个被贬为庶人。

三监之乱能很快平定下来，其实还多亏了康叔报讯。因康叔的封地与殷都相邻，他便在第一时间得知三监叛乱之事，差人星夜驰报了过去，京中才不至于慌乱无措。

于是，论功行赏，康叔得到了殷民七族的赐赏，其封地也由康邑改为卫国。周公特意赠他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，其间多有诫训。

年轻的国君谨记着，也践行着。

爱民恤物，不堕酒色，励精图治，求贤纳士，卫国很快便气象一新，民康物阜，给延时八百余年的卫祚奠下了基础。

是的，不论国之大小，只论国祚时长，鲜有超过卫国的。这是奇迹。

发人深思的是,从康叔到戴公,卫国的前十九代君主都定都于前朝的废墟朝歌之上,居于黄河、淇水之间。

“兴亡莫问前朝事,江水东流去不还”,有多少颓毁寝园、寂寞行殿,就有多少覆舟之戒、前车之鉴。

旧都故事已如秋风野草,新生诸侯国的前景,却似富丽的绢帛,一路铺展着,缤纷着。

朝歌作为卫国早期的国都,历时三百八十余年,在这漫长岁月里,最值得一提的,除了康叔便是卫武公了。

康叔的继任者康伯沿父之制,治国有道,堪称一代贤主,之后一百五十年间,五代君主也小有作为,至卫顷侯时因其寡德疏志,爵位称“侯”。卫釐侯与卫共伯的政绩不彰,不必多提。

到了卫武公的时候,他却隔着两个世纪的久远,向先祖投去最深的敬意,让自己成为卫国史上又一位不世出的英主。

卫武公重修康叔之政,广开言路,还致力于兴办牧业,增修了卫国城垣,后来又像他的先祖一样,在关键时刻捍卫了周王室,因功晋为公爵。

因而,当后来的历史车道不可逆转地汇入春秋战国时期,被大国的咄咄锋芒逼退了光彩的蕞尔小国,才有了它值得被铭记的几个瞬间。

那还是在卫武公执政四十二年(前771年),周幽王十一年的时候,幽王失道,犬戎主大闹镐京。郑世子姬掘突因父死于战乱,急吼吼地奔请卫侯相助。

“卫侯老诚经事,何不投之?”如公子诚所说的一般,姬掘突也深信,郑卫合兵,可报父仇,可襄王室。

明人冯梦龙在《东周列国志》中摹画了精彩的开场秀。



约行二日，尘头起处，望见无数兵车，如墙而至。中间坐着一位诸侯，锦袍金带，苍颜白发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态。那位诸侯，正是卫武公姬和，时已八十余岁矣。

透过姬掘突的眼睛，我们看见，耄耋老者捋须而坐，夷然自若于浩茫天地里，他以一颗阅尽人间哀乐的心，打望着烽烟狼卷里后生焦灼悲愤的神色，悠悠道：

“世子放心。孤倾国勤王，闻秦晋之兵，不久亦当至矣。何忧犬羊哉？”

秦晋二国果然已起兵赶来护驾，几国主君在商议好对敌之策后，一举夺回镐京。周平王面对残破的京都，又担心犬戎再来逼犯，不禁忧心如焚，打算迁都。

“老臣年逾九十，蒙君王不弃老耄，备位六卿。若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于君也；若违众而言，是不和于友也。然宁得罪于友，不敢得罪于君。夫镐京左有穀函，右有陇蜀，披山带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形胜，莫过于此。洛邑虽天下之中，其势平行，四面受敌之地。所以先王虽并建两都，然宅西京，以振天下之要，留东都以备一时之巡。吾王若弃镐京而迁洛，恐王室自是衰弱矣！”

“老诚经事”的卫武公有了这样的肺腑之言，见周平王沉吟不决，又说了些天子应当励志自强、节用爱民、练兵训武的话，希望他能效法先王北伐南征的做法，俘获戎主，洗雪前耻。



遗憾的是,在满朝文武的支持下,周平王依然决意东迁,卫武公也不能违逆周天子的心意,只能出榜示谕百姓随驾东迁。

冯梦龙在这里下了评语:“自此西周遂亡,天数有定如此,亦见伯阳父之神占矣。东迁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”

“下回分解”,我们的演义小说里都会在每个章回的末梢,搁下这么一句,我们的读者却很难完全放纵自己的想象,去叠合那些后续情节,何况纷纭的历史往事里,寄住过那么多远足的客人,每个人的戏份,都不会太多。

“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,《东周列国志》下一回的分解里,已没有卫武公的戏份。

属于周平王的戏份是以“收复失地便得失地”为赏格轻许了诺言,造成诸侯纷起,战争频仍的后果。自此,随卫武公在春秋的大戏中一并谢幕的,还有堕入深海再也打捞不起的,周王室的尊严。

春秋战国灿如星月的文化价值固然值得大书特书,但那样的礼崩乐坏,放逸纵肆,却也瓦裂了婀娜九州,锦绣山河。

穿越远逝的流光,淡静入定的卫武公白须冉冉,容止闲暇,睿智的微笑绽在沟壑纵生的脸庞,一如槛外的云、竹间的月,让人不愿眨眼,不愿错失与他晤面的寸阴寸光。这种美,远胜过绿鬓初成的少年。

今天我们有句话说,男人越老越有魅力。

想想也是,魅力这东西其实并不神秘,它其实是一种被岁月淘洗出来的成熟风致。但凡成熟的男子,必然懂得在该理智的时候理智,该勇武的时候勇武,该洒脱的时候洒脱,该负重的时候负重。